

我看“诗人”朱熹

——饶信文化研究

建平



上饶人了解朱熹，主要源于上饶婺源是朱熹的祖籍地，源于发生在鹅湖书院的“千古一辩”朱熹乃第一主角，源于朱熹回乡扫墓所写的《读书偶感》人们耳熟能详，源于朱熹所著的《玉山讲义》为人尊崇，源于朱熹是鹅湖、怀玉等书院讲学的“座上宾”。但对于朱熹的诗赋成就，了解的人并不太多。

研究朱熹诗赋，横峰县政协退休干部朱火金一马当先。朱火金同志十多年潜心研读朱子诗赋，经过搜集整理和精心思考，选编了一本《朱熹诗赋赣鄱》，选录朱子在赣鄱大地游学、访问等有关诗赋文章130余篇，其中近40篇涉及他的祖籍地上饶。在朱子繁花似锦的学术大观园中，选录这些诗赋文章，新人耳目，提人精神，弥补了朱熹研究的空白，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善举。听说上饶师院朱子学研究所也有不少专家学者研究朱熹，出了不少著作和学术期刊，开展了“朱子文化讲堂”系列讲座等，在当今“打造大美上饶”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善举多多益善。

朱熹思想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对朱熹

的了解，源于六年前写《朱熹赋》。当时我查阅了大量的介绍朱熹的文稿，对这位儒学大师有了一丁点的了解。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享祀孔庙的“孔门十二哲”之一。他综合诸儒“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构建起宏大的思想体系，影响宋元以后至明清数百年中国历史，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强大的精神内核。朱熹一生，著述极丰，举凡经史文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均有研究，且有不凡的成就，他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后世曾用“四为”评介朱熹，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朱熹是与孔子比肩的圣哲，古语说：“北有曲阜，南有武夷”。也有人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

此时旧地

阳高

应与五个不复年轻的女人有关，但我看过她们曾经的合影——以挤挨的站姿、灿烂的脸容、饱满的神情，紧凑亲密显影在一张旧相纸上，又重现一格屏幕里，16年的时光也未能掩盖青春的质地（比如生动的曲线、水润的肤色），就像一枚旷日持久被保存的凭证，可随时按图索骥，溯源从前。她们中的一个姓胡，有着甘草般朴素的名字、大而黑的眼睛、桃花红的脸颊，笑起来有浑圆的深酒窝，偏矮的身肢却鼓荡着饱胀的青春、洋溢着爽朗的性情。后来我拂手了她的漫漫日常，并在生活的步步紧逼下节节败退，彼此于时空最终溃散。

我是应她们中沈的微信邀约，于晌午猝不及防闯入她们的现场——21年前，是沈以师姐的温慈关怀，提携我将生怯的职场渐次打开。在那个叫“李宅小学”的旧地，三幢低矮的红色小楼呈“凹”型环围坐落，这种格局显然更利于收纳。三楼的中间会议室，她们簇簇纷纭的中年围一条长板桌参差码靠，其间还有被临时约赴的几具身影。她们显然经过了一场午宴的充分酝酿，以及足量酒精的持续催化，以至神情欢悦且不失兴奋，彼此的表达像一条条绵长湍急的河流，极易突破两片嘴唇的矜持堤坝，恣肆汇涌于一方逼仄空间，似乎想通过这种语言的、抽象的、零碎的建构，将彼此别后的阔长空断重新接续。好在桌上有她们中驻

留的杨零星摆放的水和水果，让她们流淌（表达）有了间歇的滞阻（宛如河床的礁石）。我端坐一隅，以清醒的姿状努力保持得体的笑意与适切的热情，除了零星接过一些针对性话题，更多是以恰到好处距离，试图扮演她们的窥望者或记录者。多年的写作经历和体悟，让我对任何怀旧者都抱持隐之心并怀揣敬意。我能懂得她们兴悦、友爱的表达与呈现是一种美好的克制，其背后所携带的感怀和惆怅其实氤氲漫长。毕竟，这里是她们（也是我）职业开始的地方，妥藏了彼此一段或长或短的光阴，是她们能回想起却笃定回不去的时空所在。就像发端于同一源头，然后我们的河流沿各自的艰路险途奔赴宿命的远方，重新汇流于此只是一种偶然。这样的约聚显然需要决心，毕竟跨越越旷久的别离，在漫长时光的赐予（譬如事业与家庭的收携）或修饰（譬如面容与体态的渐变）下，将自己袒露在熟人面前或接受他人的现状都需要勇气，这是一种相互未知、欲知又怕知的巨大悬念。我愿意相信，她们皆是简心纯性的人，没有谁为此次重逢附衍额外的思虑和考量。当彼此的叙述渐渐退潮并枯竭，她们中的周即时提议去校园四处走走，然后空间得以切换至疏离朗落的室外。略显局促的天空呈圆弧形陡峭倒悬，呈现出一种静水流深的忧郁蓝。语音稠密，足音零落，心跳灼热，呼吸

化，泰山与武夷”。朱熹在理学方面的成就是万世敬仰，无需置疑的。但是，后人却往往忽视了朱熹作为诗人的一面。其实，在文学上，他同样是一个名家。现在留存下来很多播于人口的经典名篇就是他文学成就的最好说明。

朱熹的诗文创作与他的理学观念有很深渊源，但并不影响他诗文的形象性、生动性。他的山水诗在描写锦山秀水的同时“以理入诗”，把哲学思考融进去，把深邃的哲理通过大自然的美好现象显露出来，让人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时，得到理性的感悟和升华。著名的《观书偶感》是其脍炙人口的名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中的“源头活水”有很强的象征性，形象饱满，富有情趣。用诗歌阐发哲学主张，由此，“以理入诗”，高古清劲，意蕴丰满，后来逐渐形成一个诗歌流派——“理学诗派”，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枝奇葩，其艺术成就获得后人极高的评价。他的词作也是气势豪迈，清畅淡远，音韵和谐。代表作《水调歌头·沧洲歌》、《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九日齐州诗》等，写“天路幽险”，写宦途不平，表达他的“人生如寄”的感慨，读来情理交融，感人至深。宋代的理学名家多视“诗词”为“小道”，不屑为之，但朱熹是一个例外。他工诗，善词。诗词之外，散文也有很大的成就，名篇如他的《游百丈山》、《云谷记》可见一斑。清代洪亮吉在他的《北江诗话》中评价朱熹之文说：“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这是从另一个侧面对朱子文学成就的极高评价。

虽然宋诗选本没有朱熹的诗歌，但并未改变他很喜欢吟诗作文的实情，并且常常大笔如椽，妙笔生花。我曾听到过一个“朱熹改诗”的故事：相传漳城南山寺一李姓和尚与一王姓和尚对着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九龙江，吟唱联句“风吹江水千层浪，雨打山坡万点疤”。朱熹将其改成“风吹江层层浪，雨打山坡点点疤”。并解释说，九龙江不是大海，怎能说它的波浪是“千层”，而被雨点打下后留下的疤称是“万点”，也觉得别扭。两个和尚被朱熹的高见折服，连声称好，深知自己学识肤浅，于是便孜孜不倦地勤读诗书。在《鹤林玉露》卷中记载：“胡谿庵上章荅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由此可知，朱

熹在当时也是颇有诗名的。把朱熹排除出诗人的行列，可能是因为朱熹作为理学宗师的名声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把他作为诗人的身影完全掩盖了。久而久之，人们就只知道他是理学家，而不认为他是诗人了。

朱熹在写作上的爱好与其它著名诗人没什么两样。他曾和辛弃疾、杨万里、陆游等人往来密切，相互唱和，尤其与陆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被罢官闲居在家的陆游听说朱熹在武夷山兴修的“武夷精舍”竣工，特地寄赠贺诗来。其中一首云：“先生结庐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警世谷，恐人谤道是神仙”。朱熹之诗作总数约有1000首，大多以理贯文，文理交融，没有一般理学诗的“道学气”“头巾气”，其稳实中正、条理分明，自然平淡中透着精神，堪称理学诗的上品。其中有不少是在上饶写的，或是写上饶的。比如，朱熹从鹅湖参加学术辩论结束时，途经武夷山分水关，赋诗一首《题分水关》：“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意思指朱、陆二人在理学上各有“地势”，并且呈“西东”鼎立。流有万千，其源为一，基础都是儒学，都沿着孔孟的认识论和封建伦理道德观，所以说“合处同”，也就是说他们相同的主张是“纲常伦纪，即为天理”。

我最感兴趣的朱熹诗文是他写读书和惜时的作品。如他写的《读书要三到》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解，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还有他写的《偶成》一诗：“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充满正能量，启人以思、催人奋发。

朱熹是上饶走出去的圣人，是上饶人的骄傲，是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和津津乐道的祖师爷。有鉴于此，朱火金同志编著的《朱熹诗赋赣鄱》，不仅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趣、有意境、有意味。

她们中的董在怱怱并组织着一次又一次的合拍，不厌其烦指引大家更换场景与姿势，似乎藉此修葺旧地印象并巩固内心记忆。然后她们应邀迹期间，像几枚随势人流的水滴，试图融入她们明显与性别、年龄不匹的型态中，扮演一种稍显突兀的点缀与烘托。这让她们笃信，长久与学生为伍并相亲，她们内心一定有着始终不为改变的最真切的东西，然后固化为质、外化于形，并让我受之感荣、为之欣慰。

晚霞芳菲，炽热的落日依然悬挂天边，带着缓缓滴落的缱绻走势，黄昏似乎更延长了一些。把旧识的目光深情抬起来，双眼重温一片久别的辽阔：围墙外，荒芜的继续荒芜，旺盛的继续旺盛，被风拂动的更辽阔野，群山似牛脊绵延起伏，鸟声如草木密簇葱茏，纵深打开的田畴金黄堆叠、诗意芬芳，在又一次落幕前将至美境热烈烘托、馥郁呈现。毋须片刻，炊烟渐次升起，暮色新入佳境，青山将走进水墨，人影将引入归途，盏盏晚灯会渐次拧亮，点点繁星会照沐大地，朗朗月迹会洒落人间。我知道，杨已为大家的缤纷晚夜备好一场丰盛的筵席——此时旧地，最后将浓缩在一张温情又感伤的桌面上，成为彼此相逢又告别的码头。

河流只为流淌，一生都在流淌——当她们（也包括我）于此时旧地相聚又别离，成为一条河流星散四溅的浪花，何日将重逢呢？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答案。

致敬新时代 诗话共青春

——第35届青春诗会座谈会回眸

本报记者 方子健

诗歌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9月初，第35届“可爱的中国”摇篮横峰·青春诗会座谈会在横峰县召开。诗刊社副主编、著名诗人王冰，著名诗人曹宇翔，著名散文家傅菲，著名诗人汪峰出席。王子瓜、贾浅浅、童作焉等15位入选本届青春诗会的青年诗人先后发言，用充满了诗情和朝气的语言，畅谈交流诗歌改稿收获、对诗歌的认知，以及采风中对横峰自然风光、秀美乡村和红色文化的感触，坚定了为祖国抒情、为时代抒写、为人民抒怀的创作决心。

说采风 红古绿文化动人心

踟蹰如画的白鹭，古朴秀美的乡村，横峰的青山绿水让人们流连忘返。“特别是梧桐畈的秀美乡村，不就是我理想中的家园吗？我甚至有抛弃故乡的一切，在这里隐居的冲动！”山西青年诗人孔令剑连声称赞。山东青年诗人徐晓所见略同：在横峰采风，我感受到与北方不一样的风景，小桥流水、荷塘月色、诗情画意，有一瞬间我仿佛感觉到这里正是我诗中所抒写、所向住的世外桃源。“革命老区横峰有山有水有情怀，百姓安居乐业，在新时代焕发出的新活力令人振奋。”陕西青年诗人贾浅浅说。

在横峰，诗人们参观了闽浙赣苏区首府旧址、葛源革命烈士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接受了一场触及心灵的革命精神洗礼。“山西和江西都是红色热土，我带着深深的红色印记、怀着对革命烈士无比的崇敬来到横峰，尤其是邱金辉烈士在敌人的酷刑下仍不动摇信仰的故事令我震撼！”孔令剑难掩内心的感动。贾浅浅表示：通过聆听革命故事，观看旧照遗物，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横峰深厚绵长的文化底蕴、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欣欣向荣的秀美乡村，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养分，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目前已创作出《葛源》《红岩》《梧桐畈之夜》《横峰词赋》等20余首优美诗篇。

论诗歌 名家点拨获益良多

诗歌改稿会是青春诗会的重头戏。此次改稿会群英荟萃、阵容强大，由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诗人胡弦、汤养宗、陈先发，著名散文家傅菲等担任辅导老师，分组为青年诗人们改稿。辅导老师们既严格要求、精益求精，又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同时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教给青年诗人们，做到毫无保留、倾囊相授。青年诗人们在名师的点拨下，在相互交流和旁听学习中获益匪浅。

“汤养宗老师说写诗缺少自己的脾气，所以我今后写诗要放开抒情，写出个性。”孔令剑分享了学习心得，“汤老师给大家讲到毕加索作画，起初每个笔画都要细致入微，但后来用简单几笔就能勾勒出一头生气勃勃的牛，这让我认识到，写诗先要做加法，训练有素、笔触精细，但要成为优秀诗人，就要做减法，不能写得太多。”云南青年诗人童作焉深有同感：汤老师给我的启发是，诗歌需要留白，和读者一起来构造语言空间，还要将独特的

余干画家石平国的国画作品 《画心》入选省美术作品展

余干讯 近日，由江西美术院、江西省艺术培训中心共同主办的“壮丽七十年、描绘新时代——全省中国画作品展”在南昌举办，余干县洪镇画家石平国的国画作品《画心》入选。

石平国，男，1973年出生，江西余干人，职业画家。曾发表和展览过大量国画作品，并被多家机构和个人收藏。现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上饶分会会员，中国书画名家专访网签约画家。石平国善于驾驭多种绘画形式，山水、人物、花鸟各种题材都有。常常深入到生活当中，勤于写生，用饱

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注入诗中，写有自己独特印记的诗。”

汤养宗建议本省青年诗人吴素贞，要找到抒情和叙事的平衡点，用词要精准。如何做到这一点？吴素贞认为，要慢下来，不能浮躁；中国诗歌网总编助理付力告诉我，著名诗人于坚2017年写的诗直到今年才发出来，一个优秀的诗人，不会发表尚未达到完美状态的作品。”

“胡弦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写诗冗长、缺乏兴奋点的问题。”江苏青年诗人王子瓜打算今后在叙事节制上下功夫。胡老师说写诗存在惯性思维，每首诗基本不超过二十行，建议我把诗写长。“本省青年诗人林珊萌生了尝试多种可能性，突破创作瓶颈的想法。著名诗人陈先发也鼓励四川青年诗人敬丹摆脱创作架构小的窠臼，结合历史和时代发展挑战全新题材。”

“傅菲老师在语言、生活场景描写、写作人感等方面给了我悉心的指导，告诉我保持语言的精准是写作的基础，这体现了对文学创作的敬畏之心。”贾浅浅说：“我还旁听了胡弦老师的课，也深受启发。他说，短诗要有冲击力、震撼力，长诗要有兴奋点，无论是写短诗、长诗，还是写抒情诗、叙事诗，只有全神贯注，才能让灵感常在。”

诗人汪峰是第12届青春诗会会员，他给青年诗人们送上了宝贵建议和诚挚祝福：现在不少年轻诗人存在诗写得过于光鲜流畅的问题，其实诗的语言也需要有粗糙感。我们那届诗会出了一批优秀诗人，但最后有不少人沉寂了，希望你们要成为诗歌的恒星，而不是流星。”

谈创作 用诗歌抒写新时代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方志敏烈士诞辰120周年……2019年是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年份，因此如何在诗歌创作中紧跟新时代脉搏成为了本次座谈会讨论的焦点。

在贾浅浅看来，诗歌要有时代性，伟大的新时代塑造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诗人必须呈现一个纷繁、鲜活、立体的新时代。作为青年诗人，要在创作中融入新时期的元素，将目光由个人狭小的情感空间转向广阔的时代背景中。

“我们要立足新时代，关注新时代，背靠新时代去写诗！”童作焉坚定有力地说了。王子瓜认为，新时代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微信、5g、AI等新兴事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时代。如何在诗作中生动反映新时代，创造崭新的意象，是我今后创作中思考和落实的重点。”

诗刊社副主编、著名诗人王冰在总结讲话中说：我们首先要感谢这个和平稳定、欣欣向荣的新时代，没有这样的时代，就没有诗歌的繁荣发展。每一代诗人有每一代诗人的使命，若想写出经典隽永、广为流传、永葆活力的诗篇，就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宗立派，不能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要写给当下，不要写给未来，要写给读者、国家和时代，不要写给自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争当反映新时代精神的先锋，创作出更多契合时代的诗歌，积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含深情的画笔创作了大量作品。如《雨过山林青满壑》《远观》《祈福图》《春景何处不飞花》《流纱图》等。石平国作品用笔粗犷豪放、坚实叠进，用墨深厚凝重、滯燥方润，虚实繁简而疏密统一，营造出独特的绘画语境。近年来，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举办的各类大展，获奖和入展数十次。此次入选的国画作品《画心》，以独特的视角表现了新时代美满与幸福的人文生活，反映了江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崭新的精神风貌。

（陈青平）